

当劳动力调查来敲门

■ 赵进

“您好,我们是国家统计局西宁调查队的劳动力调查员,您家被抽选为本月的调查对象……”当这句我再熟悉不过的话从别人口中说出时,我竟有些恍惚。

门铃响的时候,我正在客厅打扫卫生。打开门,两位年轻的调查员站在门口,胸前挂着调查证,手里拿着PAD和《致劳动力调查户的一封信》。她们礼貌地说明来意,语气里带着几分小心翼翼——毕竟,敲开一扇陌生的门,谁心里都没底。

我笑着接过那封信,侧身请她们进来:“请坐,请坐。”两个年轻人明显愣了一下,大概没想到今天的入户会如此顺利。她们不知道的是,坐在对面的这位“调查对象”,已经在调查队干了整整11年。

前阵子,我在小区楼栋门口看到了张贴的国家统计局公告。物业也在微信群里连续好几天发通知:“各位居民,劳动力调查现已启动……本周三开始,西宁调查队和社区工作人员将按摸底预约时间开展入户调查登记……如果您和您的家人被抽为入户对象,还请积极参与和配合……”看着群里连续刷屏的通知,我爱人特别兴奋,扭头对我说:“要是抽到咱家,你一定要让我来回答!”我嘴上敷衍着“好好”,心里却暗想:不会这么巧吧。没想到,还真就巧了。

11年的统计调查生涯,我干过企业调查、各类入户调查,走街串巷、敲门入户早已是家常便饭。但我一直是那个“问问题的人”,今天,自己终于成了那个“回答问题的人”。那种微妙的心理变化,是坐在办公室里永远体会不到的。

“您家里目前有几口人常住?”您本

人上周工作了多长时间?”“您配偶目前是在职还是待业?”……调查员的问题一个接一个,我认真作答。当问到工作单位时,我如实报出了“国家统计局青海调查总队”。我注意到,正在低头录入数据的调查员明显顿了一下,她抬起头,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,随即变成了如释重负的笑容。

整个调查过程大约持续了20分钟。结束时,调查员连声道谢,语气里已经没了刚进门时的拘谨:“非常感谢您的配合,您太支持我们工作了!”我笑着摆摆手:“应该的,这是我作为公民的义务。”

送走她们后,我站在门口,望着楼道里渐行渐远的背影,忽然有些感慨。拿出手机,给出差在外的爱人发了条微信。没过几秒,电话那头就发来一条语音,语气里满是遗憾,说下次一定要让她

上。随后,我发了一条朋友圈:“今日喜提劳动力调查VIP体验卡一张!终于轮到我家被抽样啦!配合度必须拉满。”同事们纷纷点赞留言,有人发了个捂脸笑的表情,有人调侃说:“哈哈,终于轮到你们家了!”

11年来,我见证了统计调查制度的不断完善,也见证了无数调查员的成长与坚守。以前我总说“希望居民积极配合调查”,今天我明白了,配合的前提是让居民真正理解这项工作的意义。当我们把“调查是什么”“数据用来做什么”“信息如何保密”讲清楚、说明白,绝大多数居民都是愿意支持国家调查的。

身份虽变,初心不改。用真实的数据记录时代的脉搏,为民生福祉贡献统计调查人的力量——这,就是我作为一名调查人的信仰与坚守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青海调查总队)



林间精灵

舒嘉明 摄

一川晚霞

万子薇 摄



藏在手谈里的爱

■ 戴玥澄

又是一个深夜,万籁俱寂,作为一名面临升学压力的学子,繁重的学业早已化作无涯的题海。我伏在案前,几度提笔,却终是放下。思绪似乱麻般无序,大脑仿佛随时就要炸开。

“来一局吧。”父亲拿出棋盘,轻声说道。

“不了。”我本就不想动的眉头又紧了紧。

父亲没有离开,而是硬拉着我坐到棋盘前:“就一局,就当放松。”

看着面前纵横十九路的小小方圆,我有些不情愿地拾起一枚棋子。棋子上映出父亲的脸庞,充满鼓励,带着温暖。思绪不觉飘远,飘回了初学围棋的日子。那时候我总是输,信心与兴趣一点点消磨殆尽。父亲本不会围棋,但作为一名常年和数据打交道的统计工作者,他骨子里有着钻研的韧劲。他买来资料自己研究,在数月挑灯奋战后,竟将围棋的基本原理与逻辑吃透了。之后,他便千方百计地找借口和我对弈——或是故意露出破绽,或是等我真正找到门道。在一次又一次的摸爬滚打中,我对围棋的兴趣与日俱增。此刻,父亲大概又是想“故技重施”了吧。这就是父亲的陪伴:从不言说,只是摆开棋盘,用一句“来一局”,默默化解我的孤独与焦虑。

想至此,手中的棋子不再犹豫。随着一声清脆的“啪”,棋子落在木色方寸之间。跳、飞、拆、关、镇,熟悉的技法在三百六十一一个交叉点上展开劫争……一局终了,黑子以四目之差险胜。我原本蹙着的眉头微微舒展,无尽的思绪也瞬间奔涌而出,汇成通往成功的洪波。

抬眸看向父亲,那抹熟悉的微笑愈发温暖。在方寸间的攻守转换中,我忽然明白:人生如棋,有俗手亦有妙手,有困局亦有破局。父亲从不直接告诉我答案,却用一盘盘对弈,让我自己在黑白交错中找到出路。那些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,那些堵在胸口的郁闷,竟在落子的清脆声响里渐渐消散。再看那道扰我许久的数学题,困难已不复那般巨大——几何与代数的转换,慢慢融成围棋技法般的直觉,刻入大脑深处。

从那以后,每当心烦意乱时,父亲也总是以一句“来一局”的邀请,化解我心中的郁闷。那份爱,是藏在手谈里的。父亲从未说过“我爱你”,但他坐在棋盘对面的身影,就是最沉静的答案。

那一抹红

■ 刘蕴

我的家乡位于晋西黄河岸边,气候夏旱秋涝。家乡的夏天,没有江南水乡的小桥流水与映日荷花,耐旱的红枣、桃、杏才是主角。端午前后,房前屋后随处可见的杏树上便挂满了乒乓球大小的杏子,半面嫣红,半面橙黄,宛如丹青妙手泼墨而成。这片厚重的土地上,因此有了杏花村、杏树岭等与杏树有关的地名。枣花飘香,杏子肥美,正是儿时最渴望的乡村夏日图景。

可在我们那一带,还有一种更稀罕的果子,不叫杏,也不叫李,叫“转枝红”。小时候只知其音,不知其字,后来琢磨着,大约是方言里“转”有改变的意思——这果子,是桃、杏嫁接后结出的果实。它比杏稍大,跟李子差不多,红里透着黄,黄里浸着红,挂在枝头,远远望去,就是黄土塬上一抹最抢眼的颜色。老一辈人说,这是桃、杏和李子的杂交。咬一口,酸得人一激灵,紧接着甜就涌上来了,酸酸甜甜在舌尖上“打架”。最奇的是它的种子——种下去发不了苗,非得找棵杏树或桃树做砧木,整棵接,或者一枝一枝地接。杏树上接的偏酸,桃树上接的更甜些。

小时候,村里这样的树不多,满打满算也就三五棵,东一家西一家的,宝贝得很。每到农历五月中下旬,转枝红果开始泛黄转红,我们一帮小孩就坐不住了。大中午的,我们就跟手跟脚地溜出门,穿着露了脚趾的布鞋,踩在被太阳晒得滚烫的黄土路上,一溜烟跑到那棵最大的树下。那树长在院前的土坡上,枝条遒劲地散开,我们看着果子一串串地挂着,在正午的阳光里亮得像小灯笼。树主人应启伯每年总会端着一碗转枝红送来,说是自家吃不完,让尝尝鲜。

父母年年清明都要嫁接果树,把房前屋后的杏树、桃树一棵棵都嫁接成转枝红。前几年,我专门买了嫁接刀和塑料薄膜带回家。父亲对这些果树不大上心,他惦记的是能换钱养活一家人

的枣树;母亲却偏爱它们。每到清明,山上的风还带着凉意,她便忙着开始嫁接。母亲年过花甲,腿脚已大不如前。只见她颤巍巍地跨步站在坡地上,先挑两棵结实的桃树苗做砧木,再用我买的嫁接刀削接穗。手有些抖,动作也慢了,可那刀锋下去,切面依旧平整光滑。她将接穗与砧木对齐,仔细绑缚,最后裹上塑料薄膜——一圈又一圈,不一会儿额头上就沁出了汗珠。我站在旁边递这递那,阳光照着她花白凌乱的头发,照着她额上深深的皱纹。终于接好了,母亲直起腰,轻轻舒了口气,说:“这树跟人一样,换个好根子,就能长出甜果子来。”

如今,我家窑洞右边的坡地上已经有好几棵转枝红了,高的矮的都有,母亲年年还要添上一两棵。她说,多接几棵,等以后她老了,嫁接不动了,我们还有得吃。端午节回老家,推开院门,最先闻到的是那股香气——不是浓烈的甜,而是淡淡的、带着叶子清气的果香。转枝红挂满枝头,沉甸甸地垂下来,孩子们仰着脑袋够,爷爷奶奶站在台阶上笑。父亲搬出梯子,我爬上树,专挑那些红透了,轻轻一扯就落进掌心。不一会儿就摘了一篮子,个个饱满透亮,汁水充盈。孩子们抢着拎回家,洗净了装在盘里,一家人围坐在树荫下吃。咬一口,甘甜的汁水先涌出来,而后才泛起一丝若有若无的酸,刚好解了腻。此情此景,就是家乡夏天该有的样子。

其实我知道,孩子们每年夏天催着回老家,哪里是真馋那几个果子。他们是馋爷爷奶奶家的那个院子,馋那片黄土塬上明晃晃的太阳,馋那一树红黄相间的颜色里藏着的、属于一家人整个夏天的念想。黄土塬上的那一抹红,年年如期而至,我们也年年回去,像赴一个不必说出口的约定。黄河岸边,黄土塬上,那个藏在吕梁山褶皱里的小山村,因为这几棵树,因为这一口酸甜,就永远牵着我们的魂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吕梁调查队)

■ 李宏

在咸阳,当听到广为流传的“八百里秦川,不如董志塬的一个半边”这句话时,作为一个关中人,我心中不免嘀咕:面积不到1000平方公里的董志塬,如何媲美3.6万平方公里的关中平原?近日走访西峰、庆城等董志塬核心区域,听当地学者一路解析,方知其中深意。

庆阳市的董志塬号称“天下黄土第一塬”,地势高阔平坦,是关中平原及大长安的西北门户。它今虽分属两省,但在古代皆属秦地,两地同根同脉同源,秦声秦韵秦腔同频,习俗相近、认知趋同,交流无障碍。一次在此小聚,我随口哼唱了几句秦腔,竟赢得一片掌声,一下子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。“半边”一说口口相传,至于从什么朝代开始,谁也说不清,但关于董志塬,确实有太多可讲的故事。

董志塬是我国黄土高原上保存最完整、面积最大的一块塬面。之所以将其与关中相比,可能是因为两地相邻、特点类同、彼此熟悉,其中或许还带有一点戏谑的成分。

一是大得没边。董志塬南北最长110公里、东西最宽50公里,总面积达910平方公里。这里坦荡如砥,道路笔直,视野宽广,汽车跑起来很过瘾。这种切身体会,与其他塬面时常翻沟爬坡的感受完全不同。西咸一带有关中第一原咸阳塬,面积517平方公里,是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的所在地;西安东郊有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塬,面积263平方公里。这两处与董志塬相比,都小得多。

二是厚得没边。董志塬黄土厚度达200米以上,可谓皇天后土,滋养万物,其厚度超出咸阳塬、白鹿塬约百米。

三是高得没边。董志塬平均海拔约1400米,远高于白鹿塬的600米和咸阳塬的400米。这里天空湛蓝、白云如雪,无污染、空气新、氧气足,让人大脑始终清爽,心境通透。

四是长得没边。早在先周时期,周祖公刘就在此教民稼穡、树艺五谷。今春,位于董志塬上的庆阳南佐遗址成功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。考古人员确认,其为距今约五千年前后黄土高原地区一处具有都邑性质的大型聚落,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提供了关键考古实证。我们有幸造访,聆听专业讲解,深受教育和鼓舞。令人惊奇的是,遗址出土了已炭化的稻米,在黄土高原尤显珍贵。一位朋友在庆城捡到一块小石头,老师一眼便识别出这是远古某动物的牙齿化石,看来当年的董志塬也是水草丰美之地。

五是香得没边。董志塬盛产小麦、玉米、糜谷等,素有“陇东粮仓”之称。时值小麦由绿转黄,即将开镰,一望无际的麦田、风吹麦浪的景象随处可见,让人倍感舒心、养眼、疗愈。若时间倒退40年,每年夏收时节,都会出现大批陇东原人热情、淳朴以及收麦子的动人情景。途中,我们为路旁红艳艳的杏儿驻足,它有一个美丽的名字——“红娘子”,特别漂亮。主人搭梯让我们体验采摘之趣,这杏子皮薄肉厚、甜酸可口,令大家津津乐道。当地的羊肉更是一绝,手抓羊肉、炒肉片、羊肉烩面在关中时也常见其身影。董志塬早晚温差大,“粮果畜”生产期长,品质自然醇香,但再香,也香不过庆阳每年端午期间举办的“国家级”香包民俗文化节,可谓香飘海内外。

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?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”董志塬黄土厚、地面平、庄稼好、物产丰,的确是一块风水宝地。“八百里秦川,不如董志塬的一个半边”,此语以夸张的手法赞美了董志塬的广袤与富庶,从中透出高原人的热情、淳朴以及对家乡无尽的爱。关中与董志塬谁是谁的“半边”说不清、道不明,似乎互为“半边”较为妥当,重要的是,这种亲密的关系始终如一。